

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五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

遊者

注假此言以爲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

如之何

注言無友道當如之何 **疏**比其反也。正義曰音義云比丁必

二切及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比猶致也致即密推之致爲至故論語比及三年皇侃義疏云比至也孫氏以比及連文故以比有及義按比之義爲方比方猶言譬如孟子謂託孥於友而友諾之矣設若其反則其友未嘗顧恤而致凍餒其妻子今人設言尚云比方正其義也論語比及三年當亦云比方及於三年 **王曰棄之** **注**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疏**注絕友道也。

正義曰哀公十五年左傳云絕世于良注云絕世猶言棄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

如之何

注

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疏

注

師獄官吏也

正義曰見周禮秋官

王曰已之

注

已之者去之也

疏

注

之者去之也

正義曰詩陳風墓門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按去之謂罷退其職禮記學記云古者

仕焉而已者論語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注

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

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

注

王慙而左右顧

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疏

許王慙至言也○說文

風顧瞻周道箋云回首曰顧左右立王少後視之必

回首故云左右顧視即回旋視之也周禮訓方氏掌

道四方之政事擇人道國之政事

注並云道猶言也故以道解言

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疏無墮其職。正義曰：墮許規切，亦音隋。墮廣韻在四支，俗作墮。呂氏春秋必已篇愛則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壞墮，釋文云：墮本作隙。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儀禮士儀禮注作既祭則藏其墮，是墮又讀隋也。此當爲墮敗之墮。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注**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

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

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疏**注故者至高

國策秦策寡人與子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高誘

王逸注並云：故舊也。喬高爾雅釋詁文。注人所至

則也。正義曰：尚書君奭云：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

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惟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以

厥辟。江氏聲集注音疏云：百姓異姓之臣，王人之

爲艾艾相也辟君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相其君此指上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所謂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

王無親臣矣

注今王無可親任之

臣疏

注今王至之臣。正義曰詩邶風仲氏任只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觀

其任廉注云任以信相親也。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是親臣爲親任之臣。

也注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

亡王無以知也

疏

注言王至知也。正義曰往日解昔者所知解所進進者引也登也

知其入乃登進之使爲臣也誅責也亡喪棄也始不詳審而登進之固以爲知其賢也久而爲惡至于誅責而棄去之則是始以爲知之者原未嘗知之也今日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經文倒言之也故下王問何以先知其不才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

舍之注

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

與注

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畱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

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

可不重慎之

疏

注如使至慎之。正義曰忽之言迷忘也荀子正名篇云故愚者之言苟

然而粗苟然即忽然粗即不精心意精猶靜也靜其心意乃能詳審今忽忽若迷若忘解如不得已之狀也已止也不得已者本不當用因無人充職姑且用之故云不得已而取備官不得已而取備官乃是明知其不才而姑且用之今原非明知其不才但以不精心意若迷若忘昏昏忽忽故言如不得已如者擬而形容之之詞也經以如不得已形容不詳審之狀趙氏以忽然不精心意形容如不得已之狀國語魯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注云僮僮蒙不達也正忽然不精心意之謂左右皆曰賢未

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注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愿

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

疏

注選大至察焉。○正義曰累世修德輔君

以道是大臣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內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漢書谷永傳云無用比周之虛譽注云比周言阿黨親密也鄉愿之徒若漢之胡廣晉之王祥以虛名而登上位宜核其實引論語者衛靈公篇文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

然後去之注

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

其朋黨以毀忠正

疏

注衆惡之必察焉。○正義曰亦論語衛靈公篇文。○注惡直至

忠正。○正義曰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文選上林賦注云蕃與繁古字通管子參忠篇云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荀子臣道篇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

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注云環土環繞其上不使賢臣得用此朋黨毀忠正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

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注言當慎行大辟

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疏注言當至三宥

○正義曰尚書呂刑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周禮秋官掌戮掌斬殺注云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經言可殺故知爲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是也○正義曰禮記王制文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棄之○正義曰禮記王制文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

母注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

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

疏人君進賢退惡。正義曰白虎通云進善

乃以退惡。翔而後集。正義曰論語鄉黨篇文周

氏廣業孟千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

王使人齋金請接輿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如去

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邑斯舉矣翔而後集

接輿之妻是也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

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趙引此見人君當審慎

用人之意其進銳者其退速注云不審人而過進不

肖越其倫退而悔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正與
此同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注有之否乎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

注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弑君也**注**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

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

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注書云

○正義曰荀子議兵篇云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太誓

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卽謂此又正論篇

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

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

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

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

之周地劉向爲三獨夫顏

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

章指言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

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

注

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

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

也

疏注巨室至人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巨大也。引爾雅者釋宮文也。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

宮公羊傳云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鄘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翟氏顯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卽視斯而發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爲司空屬官故爲主工匠之吏吏卽官也莊公二十

二年左傳云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云掌
百工之官胡氏匡表儀禮釋官云工正工官之長總
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然則工師又名工正也攷
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爲百工中之一工禮記雜記
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通稱工此
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生工匠
之吏於匠人互稱工匠之人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
公之楹而刻其楨匠師慶言於公注云匠師慶掌匠
大夫御孫之名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
御糞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泄匠師注云匠師事官之
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由鄉師主役匠師主
衆匠儀禮釋官云據國語則匠師之官諸侯亦有之
鄉師下大夫匠師與鄉師同諸侯之官降於天子匠
師蓋士爲之趙氏以工師爲注工匠然則匠師卽工
師月令以其令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
木稱匠師歟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
有匠師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如

注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

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日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

疏

注姑且至如也。○正義曰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

傳云姑且也姑且疊韻字也定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注云道猶法術法即是道呂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注云舍置也又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虞氏注云巽爲教令猶命也下文言何以異於教玉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卽下所云教也故預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求大木下云使玉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玉人爲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斲之彫琢之法豈能之故云從我之教命

今有璞玉

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疏

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

乎疏

注二十兩爲鎰。正義曰禮記喪大記云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云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

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兩爲溢漢書張良傳賜良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爲溢呂氏春秋異寶篇金千鎰高誘注云二十兩爲一鎰漢儒解鎰字皆與趙氏同國語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亦云二十兩爲鎰惟文選詠懷詩黃金百溢盡注引賈逵國語注云一鎰二十四兩又吳都賦金鎰磊砢劉淵林注云金二十四兩爲鎰二者皆見文選注當是李善誤羨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兩曰溢亦羨四字按孫子算經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黍十

索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
爲一鈞四鈞爲一石四鈞爲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
十斤爲一石以每斤十六兩通之是一石爲一千九
百二十兩一斗爲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爲一十九兩
二錢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不以十錢爲兩以一十九
兩二錢乘以二十四銖得四百六十銖零八銖於四百
八十銖減去四百六十銖零八銖以二十四除之確得
索置一升四百六十銖零八銖以二十四除之確得
一十九銖零二索是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爲四百
八十銖卽是二十兩甄鸞五經算術云置一斛米重
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
溢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溢爲法以米一斛爲百
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法俱再半之名
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用銖法而用石法以九十
六溢除百升每溢一升除去九十六升尙餘四升故
云不盡四升半其四升爲二升再半其二升爲一升
半其九十六爲四十八再半其四十八爲二十四分
十四分升之一卽九十六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
鄭氏以爲粟米法本溢法石法言之則明其爲二十

兩賈氏作疏不致違背之以爲二十四知二十四之
四必爲羨字推之文選注蓋亦羨也阮氏元按勘記
云經注中鑑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滿
也滿於十六兩爲一斤之外也○注彫琢至其章○
正義曰爾雅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說文
云雕琢文也琢治玉也則雕琢同禮記少儀注云雕
畫也禮器注云琢當爲篆畫者分界之名篆者文飾
之名是彫第治之而琢則飾之說文蓋互見之散文
則通故雕亦爲琢琢亦爲治也攷工記玉人之事所
掌圭璧目瓊瑋璋等有終葵首羨好射勺鼻衡等篆
飾別有雕人文闕蓋言雕琢之事也璞猶樸也玉之
未治者爲璞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飾
解之引詩者大雅棫樸第五章也詩作追琢其章毛
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以下言金玉故以彫
屬金與爾雅異孔氏正義以爲對文則別是也鄭氏
箋云追琢玉使成文章趙氏以彫易追本毛氏也用
以證治玉玉專指玉言則同鄭氏矣○注雖有至
治乎○正義曰萬鑑爲一萬二千五百斤故衆多言
玉雖衆多不能委任於人猶國雖廣大不能不委
任於人也蓋玉人學治玉之道乃能治以其衆多而

矜重之既不能自治而又委任之而掣其肘雖有良工弗能善其事矣教人治玉謂舍其彫琢之正法而從己之教命所教違其所學烏能得其道哉

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何可

不察哉

疏人不成道玉不成圭。正義曰禮記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趙氏語

本此古本作玉不成器周氏業廣云依韻當作圭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注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

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

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

疏

注五旬至六旬

○正義曰說文勺部云旬徧也十日爲旬鄭康成注

儀禮禮記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旬爲十日

故五旬爲五十日戰國策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

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

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喻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

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

善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此三字當是五字

之譌引書者堯典文王肅注堯典云期四時也一朞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

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引此以明旬爲十日

之證○注天與不取懼有殃咎○正義曰說文夕部

云殃咎也國語越語云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

取反爲之災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臣聞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淮陰侯列傳云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

不行反受其殃說苑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

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注武王伐紂而殷民

喜悅篚厥元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

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注文王以

三仁尚在樂師未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

節

注三仁尚在樂師未犇。正義曰論語云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

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爾

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

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竅剖比干觀

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

乃持其祭樂器犇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

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

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

師強抱其樂器而犇周樂師卽所云太師疵少師強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必俟三仁既喪樂師既去乃率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卽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是也而策不達其辭耳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注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

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

而

注則亦運行犇走而去矣。正義曰

爾雅釋詁云運徙也淮南子原道終身覽冥等篇高誘注皆云運行也故以行釋運以行字未了以犇走

申之奔走而去是
行亦卽是避也

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

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疏

征伐至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順民篇

云先王先順民故功名成
古本無複天意得三字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

人者何以待之

注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

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注

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懼

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注

此二篇皆

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

疏

注

二至息也。正義曰逸篇義見前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

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稱書曰滕文公篇則不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僖四年公羊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按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然則東西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襄公十四年左傳云有君不弔注云弔恤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云問凶曰弔恤卽問凶也鄭氏注周禮擯人考工記匠人禮記玉藻皆云面猶鄉也鄉同嚮亦同向鄭氏注阜陶謨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當衛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五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

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比注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本禹弼成五服而言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西夷北狄嘗見前明翻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趙注梁惠王篇云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望滕文公正義云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征其君之罪而先於彼盡心正義云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次釋孟子西夷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北狄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間采孟子作尚書始改北夷爲北狄以與西夷儷句北宋時爲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爾雅釋天云螭螭虹也霓爲孛說文雨云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間者爲雌曰霓說文雨部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蓋青赤所謂雙色也白色所謂間也虹青赤而灣曲故云屈也詩蝥螭云朝隴于西崇朝其雨周禮視覈注云隴虹也故云雨則虹

見當其望也雨猶未降及誅君弔民乃若時雨降也
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朝不易
位農不去疇尙不變肆大戴禮主言篇云孔子曰明
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
君致弔其民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悅矣
孟子釋書之辭蓋當時傳聞如是也後待后君皆爾
雅釋詁文漢書武帝紀集注引應劭云蘇息也王氏
念孫廣雅疏證云蘇生也鄭注樂記云更息曰蘇孟
子梁惠王篇引書后
來其蘇蘇與蘇通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可也注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

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

疏

今燕至王師。正義曰戰國策燕策云燕王噲既
立蘇秦死於齊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

邾燕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云
云上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而行
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
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
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
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此齊往征燕燕民迎王師之事也○遷其重器○正
義曰戰國策望諸君報燕書曰奉令擊齊大勝之輕
率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
室高誘注云子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鮑彪注云故
鼎齊所得燕鼎然則重器卽指歷室之鼎也昭七年
左傳云齊侯次於莒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
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濰上燕人
歸姬賂以瑤瓊玉楛竿耳不克而還此亦燕器之可
考者○注拯濟至可哉○正義曰易渙初六用拯馬
壯吉釋文引伏曼容注云拯濟也文選思元賦蒙屨
襪以拯民舊注同周禮大司徒注云拊揅天民之窮
者也拊同拯球同救趙氏旣以濟釋拯又云濟救義

詳備也。閭監毛三本。本作拯。拯也。十行本作拯。所也。誤。
國語吳語係馬舌。注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累長上。
注云累猶繫也。繫與係通。說文云係絜束也。絜猶結。
束。卽縛。漢書張釋之傳。跪而結之。注云結讀曰絜。儀
禮士喪禮。注云組繫爲可結也。是係累爲縛結也。國
策秦策云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高誘注云殘害也。又
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鄴滕灌
傳云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列
子說符篇云遂共盜而殘之。注云殘賊殺之。是殘兼
殺害毀滅之名。故統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而謂之殘。

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注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

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

兵共謀齊也。疏注言天至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

固久也。儀禮喪服傳飯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
呂布傳注云素舊也。舊卽久也。是素固同義。故趙氏

以素解固不仁則爲暴故以行暴解不行仁攻卽上
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
楚魏憎之今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
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此天下諸侯謀齊救燕
之事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

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注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

小緊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徒
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

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疏注疾速至老小
○正義曰速疾

爾雅釋詁文禮記曲禮云八十九十日耄射義旄旄期
注云八十九十日旄是旄卽耄也劉熙釋名釋長幼

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嬰妮嬰是也言是人也妮其
啼聲也說文儿部云兒孺子也女部云妮嬰妮也禮

記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馬何常聲之有注云嬰
猶鷲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鷲卽

嬰緊爲嬰字聲之轉緊媿疊韻字爲小兒啼聲緊媿
卽嬰兒釋名解嬰爲是人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釋親媿兒子也媿亦兒也方俗語有輕重耳凡物
之小者謂之媿嬰兒謂之媿鹿子謂之媿小蟬謂之
媿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齧齒義並同也阮氏元
校勘記云弱小媿媿者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出緊
字旄媿下云詳註意媿謂緊媿小兒也作媿媿者誤
也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返與反同故以還
釋反史記燕世家云燕人共立太
子平是爲燕昭王是燕所立君也

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疏伐惡至懼也。○正義曰宣公十一年左傳申叔時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詩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
可乎伐惡無貪富義本此考文古本作以小至大足

利本作以
大王小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注

閼闕聲也猶構兵而闕也長

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

也

而

注閼闕至闕也。正義曰音義云閼張胡弄切云闕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

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閼構也構兵

以闕也說文云闕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字亦作

闕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闕高誘注云

闕闕也闕讀近鴻緩氣言之大雅召芻篇蝨賊內註

鄭箋云註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義與閼相近。注長

上軍率也。正義曰音義本作率與帥通監本毛

本誤作帥非也周禮夏官叙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

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

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

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注云

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閼卒一旅旅

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氏疏云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又別言六卿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此穆公以小國一軍所云長上蓋合指軍師旅卒兩伍等帥而言故有三十三人之多趙氏但舉軍帥以例其餘也若以一軍言之僅有一帥矣以此時之軍吏卽平時之鄉官故凶年饑歲有救民之責宜上告也雖臨時選擇有兼官有不爲軍吏不必皆所屬之鄉官而有司平日不能愛民不必所屬而皆疾視不救其情勢有然矣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注

言往者遭凶年之厄

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

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疏注有司至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贊能篇云敢以告于

先君高誘注云告白也白乃明顯之義民間困苦達之于君使之明顯不使壅於上聞故以白釋告也戰國策秦策云王兵勝而不驕高誘注云驕慢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吾安敢驕之高誘注云驕慢之也說文夕部云殘賊也故以驕釋慢以賊釋殘賊之言害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

注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

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

焉**注**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

耳君無過責之也

疏注尤過也。正義曰毛詩鄰風許人尤之傳云尤過也爾雅釋

言作郵古字通襄公十五年左君行仁政斯民親其傳云尤其室注云尤責過也

上死其長矣

注

君行仁思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

上死其長矣

注

君行至長矣。正義曰夫民今而後

仁政斯民親上死長謂出命而善以善反之也故前
趙氏兼善惡之命言之憂民窮困則是哀矜不哀矜
卽是不行仁政注亦互明之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
地考云穆公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有
食鳧鴈者必以糝毋得以粟于是倉無糝而求易于
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以爲費請以粟食鴈公曰粟
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烏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
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子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
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又新
序稱穆公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
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
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
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
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迥異豈
壅於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
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

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已害及其身如

影響自然也

疏

如影響自然也。正義曰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語亦

見任法篇列于天瑞篇引黃帝書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說符篇云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繫露保位權云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吾鄉善於此則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寫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論衡寒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運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注文

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疏

注非其所

事○正義曰言非其所當事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

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

弗去則是可爲也注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

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

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爲矣

疏無己○正義曰管子大匡篇云公汗出曰勿己其勉霸乎又戒篇云勿己朋其可乎呂氏春秋尊師

篇云勿己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己卽無已史記魯仲連說燕將曰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

齊乎亡意卽無己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注齊人

并得薛築其城以徧於滕故文公恐也

疏

注齊人至
恐也○正

義曰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

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內爲薛侯齊桓霸

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

亦不知爲誰所滅按孟子言齊人築薛則薛已屬齊

故以爲齊人所并抑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江氏永

羣經補義云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爲靖郭君齊人將

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

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依田齊

世家孟嘗君傳謂潛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今考

戰國策齊策靖郭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齊

貌辨見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於先王且先王之廟

在薛此云先王謂威王也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

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子宣王

也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制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宣王

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間訓云唐子短陳駢子於齊

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

聞之使人以車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

疑此築薛卽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餽兼金七十鎰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陳戒謁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隆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是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卽築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

議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淮大王非好岐

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 疏居

○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邠字下云周大王國重文作邠是邠實古字漢書匡衡傳疏大王躬仁邠國貴恕己用之師古注云邠卽今豳州師古尙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邠周大王國左右扶風美陽外邑分聲邠美陽亭卽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豳闕按

此二篆說解可疑。幽者公劉之國。史記云：慶節所國，非大壬國。疑一漢地理志。毛詩箋：郟國志皆云：幽在右扶風枸邑。不在美陽。疑二地理。郟國二志皆云：柰邑有幽鄉。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幽亭。疑三從山豶聲。非有關也。而云：从豶闕。疑四假令許果以幽合郟。當云：或郟字而不言及疑五。蓋古地名作郟山名作幽。而地名因於山名同音通用。如郟岐之比。是以周禮篇章經文作幽。注作郟。漢人於地名用郟不用幽。經典多作幽。惟孟子作郟。唐開元十三年始改幽州爲郟州。見通典。元和郡縣志：郟忠恕云：因如幽而易誤也。按顧氏謂：孟子多近今字。於幽之作郟外，又舉強之作彊。知之作智。辟之作避。女之作汝。說之作悅。說文：虫部云：彊，斬也。彊強也。是強爲彊名。彊部彊有力也。與強字異。其力部云：彊，迫也。從刀，強聲。重文作彊。云：古文從彊。然則彊而後可之彊。當作彊。孟子子作彊。爲彊之省。彊省作彊。猶彊省作彊也。說文：矢部云：智，詞也。曰部云：智，識詞也。智乃彊省。禮智小智。解作智。識者皆宜作智。他書作知者，通用也。說文：足部云：避，回也。口部云：辟，法也。從口，從辛，節制其罪也。然則辟爲刑辟之辟。大王避狄之避。正宜作避。他書

作辟者省文也說文汝爲水名女爲婦人名其爲爾
汝之汝本屬假借書盤庚格汝衆康誥汝爲小子亦
作汝則女之爲汝不特孟子也悅字說文所無言部
之說爲詞說之說而爾雅釋詁云悅樂也亦從心孟
子諸字皆非近今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注字也顧氏失之

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

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
哉彊爲善而已矣

注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

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

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也

疏注君子至

世也○正義曰說文云朔造法朔業也從井刃聲讀
若創蓋創之義爲懲艾經典多借創爲朔故此經作
創趙氏以造釋之國語周語云以創制天下注云創
造也亦朔作創矣說文云繼續也故以續釋繼毛本

經作彊注作強石經經作彊宋本經亦作強翟氏顯考異云注文以平聲讀則爲有力之彊按爾雅釋詁云彊勤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自彊爲善法卽自勉爲善法也

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

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疏

正己任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

注

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

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

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注

皮狐貉之裘

幣繪帛之貨也

疏

注皮狐至貨也。正義曰毛詩幽風七月篇云一之曰于貉取彼狐

狸爲公子裘傳云于貉謂取貉貉皮狐狸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爲幽地所有故趙氏以皮

為狐貉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幣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皮馬玉帛皆通名為幣乃此皮幣對舉下別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繪釋之說文云幣帛也戰國策齊策云請具車馬皮幣高誘注云幣束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注云幣謂元纁束帛也儀禮士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注云皮帛儼皮束帛也此皮帛即皮幣秦策云約車并幣高誘注云幣貨也故趙氏釋幣為繪帛之貨說文云繪帛也帛繪也大宗伯云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璧色繪也是繪帛一物毛詩七月篇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揚為公子裳傳云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然則元纁束帛亦湖地所有矣乃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屬會也

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

疏

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

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郃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注屬會至去之。正義曰伏生尚書大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王賈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賈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顯考異云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疏云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爲贅其耆老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

文贅最也

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

何休注云最聚也

也漢書武帝紀

毋贅聚如淳注云贅會也

會最聚並

同義說苑

奉使篇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

又

云孟子曰

大王屬其耆老書傳曰贅其耆老是贅爲

屬也

屬也襄十六年

公羊傳注云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

就婿爲贅婿矣

就婿爲贅婿矣

劉熙釋名說贅肱之義云贅屬也

橫

生一肉屬着體也

並事異而義同然則趙氏以會釋

屬正以贅釋屬也

屬正以贅釋屬也

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土地何以

能養人以其能生五穀供人飯食故趙氏申言之

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

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

鹽

鐵論刑德章云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

人者也然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蓋古有此語

不必專

不必專

指土地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指土地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注

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注

言樂至

義曰史記孟嘗君傳云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准

南子汜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俶真訓云若遇

員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卽趨市故趙氏以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

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樂趨之邠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述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下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連結也民相與結檐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略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齒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馬箠卽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緜篇傳云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

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
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下豳人
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氏正義云皆
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豳此因古公

之下卽云處幽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
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
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
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
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
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
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戎狄所
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此彼何異民欲
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
去邠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幽人舉國扶老攜弱
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
事動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曰
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
養人也不以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
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
太伯傳云古公亶父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
狄人所慕薰鬻戎如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
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

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趙注交鄰章云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此章狄人無注是獯鬻卽狄也吳越春秋似狄與獯鬻爲二種按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蓋刺取史記說苑等書爲之其書視諸說最久而獯鬻妬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爲據也或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

者注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

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

行也

疏

注非己至夫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篇楊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己

也是身己我三字轉注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高誘注云爲作也專爲猶擅爲作

者自我作之不繼述也中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
爲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善也
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西周齊秦諸策
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卽至故以致釋效

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

故曰擇而處之也

疏

太王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

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
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
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公羊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
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
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棄戎
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
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
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皆對時君之言而
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
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變神化之用必妥歸於巽
之行權請擇者行權之要也孟子深於易七篇之作

所以發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端在於此儒者未達其指猶沾沾於井田封建而不知變通豈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注平謚也

嬖人愛幸小人也

疏

注平謚至人也。正義曰史記魯世家云悼公之時三桓勝魯

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一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二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為共公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匱立是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漢書律歷志魯平公名旅與史記異周書謚法解云治而無咎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說文女部云嬖便嬖愛也隱公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注云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如妾之寵愛者禮記緇衣云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

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云嬖御人愛妾也嬖御士
愛臣也然則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使記有
佞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官亦有之昔以色
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
閔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
與上臥起嬖人臧倉籍孺閔孺之類也
公曰將見孟

子

注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

或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
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注匹夫一夫

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

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

無見也公曰諾

注

諾止不出

疏

注諾止不出。正義

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諾者受語辭臧倉云君
無見焉戒止平公之出見孟子也平公諾之卽受其

無見之言故以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

注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

便見孟軻

疏注樂正至孟軻○正義曰禮記王制云

蓋以官爲氏者魯人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注云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便見孟軻也便猶利也利猶快也謂其遲滯不卽見曰或告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注公言

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注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

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

也

疏

注禮士至五鼎○正義曰儀禮士虞禮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扉是士用三鼎

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用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邊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楊復儀禮旁通鼎數圖云三鼎特豕而以魚腊配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其釋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鼎五於門外是也桓二年公羊傳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徐氏疏云春秋說文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

之美也

注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椁衣衾之美惡

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注

樂正子曰此非薄

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

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
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
以不果來也

注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

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

疏

君爲來見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注云爲猶行也君
爲來見猶云君行來見也今人稱事之將然者每云
行將毛詩傳多以行訓將廣雅釋詁云將欲也是將
欲爲三字轉注互訓君爲來卽君行將來君行將來
卽君將欲來故趙氏以將欲釋爲字也王氏引之經
傳釋詞云爲猶將也趙氏注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
縮傳盧縮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
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将欲置酒見
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衛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爲
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
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沮君。正義曰
音義出沮字云本亦作阻按毛詩巧言篇亂庶遘沮

傳云沮止也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不知不爲沮高誘注云沮止也又知士篇云故非之弗爲阻高誘注亦云阻止也是沮阻同訓止其字可通也○注果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果能也見西征賦○正義曰梁惠王篇君是以不果來也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趙氏注並云果能也晉語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韋昭注云果克也克亦能也

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

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

不遇哉注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

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

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

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

我不遇哉

疏

注尼止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音義云尼女乙切丁本作屺云居字按呂氏

春秋慎人篇云胼胝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義亦同
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顏元孫干祿字書平聲有
丘尼二字注云上俗下正疑丘是丘之謫○注吾之
不遭遇魯侯○正義曰呂氏春秋長攻篇云必有其
遇注云遇猶遭也說文辵部
云遭遇也遭遇二字轉注

章指言讒邪構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疏○讒邪構賢

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周氏廣業逸
文考云劉峻辨命篇云孟子與困臧倉之訴李師政
辨惑論云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夫孟子既非干
魯亦何嘗爲臧倉所困哉按治平之要歸之於權出
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卽七篇之大旨也

孟子正義卷五終

姪廷

琮校字

孟子正義卷六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注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

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

政故以題篇

疏

注公孫至題篇○正義曰魯公孫茲爲叔孫氏公孫敖爲仲孫氏公孫歸

父爲東門氏公孫嬰齊爲叔氏鄭公孫舍之爲罕氏公孫申爲孔氏公孫黑公孫夏爲駟氏公孫僑爲國

氏公孫蠆爲游氏此如公子王子之稱非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禮義

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衰憂則氣狂懼則氣懾

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聖羣輔錄入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

爲屬辭比事之儒說者謂卽公孫丑樂正克趙氏謂丑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滕州北公村有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注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

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

疏注許猶興

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昭茲來許傳云許進也興亦進義故以興釋許。注當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晉蔡母遠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

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

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注誠實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威篇云此之

謂至威之誠淮南子主術訓云或問乎曾西曰吾子抱德推誠高誘注並云誠實也

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注

曾西

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蹵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

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

疏

注曾西至敬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

賡言云經典片錄會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會申左
邱明作傳以授會申則是會西即會申爲會子之子
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
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江氏永羣經補
義云會西即會申會子之子非會子之孫稱先子者
謂父非謂祖父也闕氏若據釋地亦同周氏柄中辨
正云會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而大戴禮云會子
疾病會元持首會華抱足華即申之字也申既字華
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會西爲會子之孫疑
趙注爲是趙氏佑溫故錄云以楚鬬宜申字子西公
子申字子西例之申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
會西是會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第言會元養
會子檀弓所記會子寢疾病會元會申坐於足者安
見其非子孫並侍會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翟氏

灑四書考異云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爲曾

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

語獨多未必皆子與子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

訓誅踏踏畏敬也論語鄉黨篇踧踖如也馬融注云踧

踏恭敬之貌孟子公孫丑篇會西蹙然趙氏注云蹙

然猶蹙踏也踏蹙並與踧同伏生尚書大傳云周文

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闕里之害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

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

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

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會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

比子於管仲注蹙然愠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疏注

然至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蹙

字注引論語色蹙如也今本作勃玉篇廣韻類篇蹙

字並音勃集韻類篇引廣雅蹙類色也類與怒同兒

人敬則色變若論語色勃如是也怒則色變若孟子

會西艷然不悅王勃然變乎色是也說文字字注又引論語色字如也秦策云秦王愕然而怒楚策云王佛然作色淮南子道應訓云休非臆目牧然並字異而義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會之言乃也詩會是不意會是在位會是在服會是莫聽論語會是以爲孝乎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爾河會比予於管仲皆訓爲乃按爾雅釋詁云仍乃也仍從乃聲乃聲古與仍同與會爲疊韻故會乃義同

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會比予於是注會西峇或人言管仲得

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

也重言何會比我恥見比之甚也

疏

注得遇桓公○正義曰莊子大

宗師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淮南子精神訓云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高誘注云遇得

也易小過弗過遇之注云過而曰管仲會西之所不得之謂之遇故趙氏以遇釋得

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注孟子心狹會西會西尚不

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疏曰管

乎○正義曰四書辨疑云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節皆孟子言此處不常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

無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述古語既畢而更及今事也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述楚莊王之言畢則

云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文義與此同而子爲我願之者國語晉語云爲後世之見之也魯語

云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韋昭注並云爲使也此爲字同之蓋謂子乃使我願之乎經傳釋詞云家大

人曰爲猶謂也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穀梁傳曰天乎天乎子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

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延琥云史記殷本紀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按

爲之紂卽謂之紂也亦爲謂可通之證○注孟子心狹會西○正義曰說文阜部云陝隘也陝與狹同文

選東京賦云狹三王之越超薛綜注云狹謂陋也狹隘即小故云非丑之言小曰管仲以其

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注丑日

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

尚不可以爲邪

疏

晏子以其君顯。正義曰馬氏驢

君皆暗主也崔慶旣亡陳氏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也方莊公之弑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歆舍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爲之君也所寵任者梁邱據裔欸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嬰也隨事補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曰以齊王由

反手也

注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

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疏

由反手也。正義曰音義

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按趙氏以若字釋由字則由讀爲猶矣曰若是則弟子之

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

足法與注丑日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尙不

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

法邪疏今言王若易然○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或

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甚明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

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注武丁高宗

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

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

言易也

疏

注武丁高宗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

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武丁爲高宗也。注孟子至當也。○正

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注互明近通解

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注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

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

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

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

壬崩弟河竇甲立殷復衰河竇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

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殷衰帝陽

甲崩弟盤庚立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道復興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
小乙崩子帝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然自湯興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祖乙若盤庚若武
丁皆當殷衰而復興之君共六人尚書序湯武丁之
間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皆有
所紀述則六七作者或離湯武丁卽指其間之六七
君矣趙氏僅數太甲太戊盤庚以太甲盤庚尚書詳
之而太戊爲中宗見稱于無逸亦明有可徵故略舉
此耳趙氏作溫故錄云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
庚等脫去祖乙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
豈孟子七字虛設邪竊以書無逸明言及高宗及祖
甲祖甲爲武丁後一代賢君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
殷復衰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
孔皆以太甲當祖甲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
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
間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以經証史亦可見殷紀
之疏是六七作宜兼數祖甲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
言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統

於父也祖甲卽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
之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
賢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
久而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
更無接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
也六七非約略之辭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六
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連云六七作正
以祖甲在武丁後故如此屬文也馬融無逸注云祖
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
立少不義迷之民問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
故武丁欲廢長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
兄立弟豈武丁而有此鄭注已殘當是傳寫者有缺
誤不然則鄭不及馬若祖庚亦賢則是賢聖之君不
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化祖甲復振
興之與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同乃爲六七作也呂氏
春秋義賞篇高誘注云興作也周禮舞師注云興猶
作也故以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典釋作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

注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人乃亡也微仲

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

也

疏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
為帝甲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帝
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無道震死子帝太丁立帝
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
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
辛天下為之紂蓋武丁之後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
保惠于庶民故高宗嘉靖殷邦之化雖歷武乙之無
道餘化猶存今文尚書高宗饗國百年漢書五行志
及劉向杜欽二傳王充論衡無形異虛二篇皆本今
文則以高宗百年加以祖甲三十三年百餘年深仁
厚澤其下歷五世至紂無逸固云或十年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卽指廩辛庚丁武乙文丁帝
乙而言故孟子言未久晉人僞作竹書紀年謂武乙
三十五年文丁十三年顯與無逸相悖是不足議也
○其故至存者○正義曰故家動舊世家謂臣也遺
俗敦龐善俗謂民也流風之播恩澤之政謂君上也
尚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
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與相爲敵讐馬融
注云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爲師效爲非
法度鄭氏注云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
者言屢相攻奪又云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
酒乃罔畏畏嗚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
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按卿士爲非羣臣相
奪則故家不存矣小民姦宄竊攘以容則遺俗無存
矣顧氏炎武口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
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
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沉湎於
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刻孕斲脛蓋齊文宣之比耳
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
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
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

刑不立者矣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
 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滅
 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
 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
 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
 故宇文得而取之按小民草竊至于盜犧啗牲而容
 之不問此遺俗之所以不存而姦民無忌畏矣酒誥
 云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湯咸至於帝乙不敢自暇自
 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
 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
 酒周續之詩序義云由我化物則謂之風上不崇飲
 則下不酒酒此遺風之善也自紂酣身荒腆于酒于
 是庶羣自酒至康誥尙諄諄以羣飲民酒于酒爲戒
 此流風不存而愚民無懲戒矣至於重刑辟有炮烙
 之法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則祖宗之
 善政乃無存而良民皆盡盡矣云猶有存者文王時
 尙未盡喪也故家與國同休戚與民相係屬故盤庚
 遷殷民因在位之言不樂從盤庚必再三告誠反復
 於乃祖乃父以馴服其心然則故家存則君有所顧
 忌不卽妄作民有所係屬不卽離心於盤庚之誥正

見陽甲時亂雖九世而故家大臣尚存故盤庚藉是而興此孟子所以以故家之存冠乎遺俗流風善政之首也。又有至相之。正義曰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稱三仁其賢可知微仲膠鬲非孔子所稱故趙特表云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其時尚猶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是皆以微仲爲微子弟唯鄭氏注禮記檀弓舍其孫臚而立衍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似是以衍爲微子適子之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微畿內國名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臚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臚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臚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紂兄宋微仲下注云啟子其證二啟旣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間土斷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

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微子之於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矣毛氏奇齡經問云檀弓所謂舍孫膺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膺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遂有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弟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即傳己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己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膺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亦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猶季

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
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於蔡故仍
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卽周初立國尚有
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揚公是也
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
叔之子卽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木世記及
古史考諸書者遂偽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
謚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輩同
時並稱且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
失則直是高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又辨日知錄
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
微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
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
己仍封微矣至成王戮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
庚續殷祀微子不過具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爲
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詩稱侯
服于周祿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
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
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尚書春秋傳
皆稱康誥不稱衛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

豈康叔受國不受爵邪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
邪然則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何也周有同
封而同稱者號仲號叔是也仲叔皆封號而兩分其
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
者矣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
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
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
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爲國君仍得稱己
之字以爲字詩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柄中
辨正云檀弓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北
齊刁柔云然則殷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按詩大明
疏引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
後立爲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爲微子之弟非謂立
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注不可爲據膠鬲之事見
於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廉篇云武王卽位使叔旦就
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
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其一貴
因篇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
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
也膠鬲曰謁至武王曰將呂甲子至殷郊子呂是報

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呂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桀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注云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韓非子喻老篇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子費仲來求因子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音義出輔相二字云丁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挾押持也古通作夾押挾聲相近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注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

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疏

注

基至之屬。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鎡
鎡鉏也鉏之言除也說文鉏立耨斫也又云斫齊謂

之茲其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鋤茲其也孟子雖有
鐵基不期待時漢書樊鄴滕灌傅靳周傳贊作茲其
周官籒氏注作茲其月注作鐵並字異而義同
程氏珣曰通藝錄塔折古義云考工車人之事半矩
之倨句謂之宣宣之爲物未知其審也又判其宣爲
半宣以加於半知之宣其倨句謂之擗擗之爲物鋤
屬也鄭注云擗斤引爾雅句擗謂之定爾雅字作
斲斲說文擗斲也齊謂之鐵鐵按說文有斲字又有
斲字並訓斲斲訓擊吾於擗從木當爲斲斲從斤則
斤屬一以起土田器之句而斲之者也故曰鐵斲一
以攻木今木工斧劈之後木已粗平然後用潤斤向
裏句斲之俗呼耕子二者同名異實然皆擊而用之
故同訓斲也蓋曰擗曰斲皆言其器之爲曲體無論
治田攻木並向懷而斲擊之其倨句之度則皆一宣
有半元人王楨農書載三器一曰鑄鑄別名也良耜
詩曰其鑄斯趙以鑄茶蓼釋名鑄迫也迫地去草也
二曰耨除草器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具耨
六寸所以間稼也三曰耨鋤古云斲斲一名定耨爲
鋤柄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木端稍狹上有
短釜以受鋤鈎鈎如鵝項下帶深袴皆以鐵爲之以

受木柄鈎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倨
句形之已句者而有淺深之殊又云車人爲耒庇長
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
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庇其內六尺有六寸與
步相中也瑤田謹謂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
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
弦十二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耒木三折
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
尺也此持表弦之法以示人謂欲据其內之六尺
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庇緣其外以
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以與步
相中也後鄭注庇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耒
則耒爲耒頭金上有釜以貫耒末庇卽耒末之木以
納於耒釜者先鄭以庇爲耒之異文謂耒下岐耒下
岐者後鄭耒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耒岐頭兩金也今
指庇爲木材故宜與耒金材異也程氏所說鉏基耒
耒分別精詳趙氏以耒田器故以相貺耳○注待時
三農時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
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元
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三農時謂此原隰平地之農所

種九穀谷
有其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

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
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

也

注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

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
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

疏

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

義曰說文云改更也此經言地不改辟卽是地不更
辟民不改聚卽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更釋改」○注
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胠篋篇云昔者齊國鄰
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翟氏灑考異云此必時俗語
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
聞百家之書此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挾山
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
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

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
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
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

書命也

疏

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興也故以不
典釋不作淮南子汜論訓云體大者節疏

高誘注云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釋疏說文云
顛顛類也顛顛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世篇云身憔悴
而考且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
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正義曰爾雅
釋詁云速疾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
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
之驛騎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
馬非徒馬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晃禮部增
韻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
聞師古曰卽今鋪置也黃霸傳郵亭鄉官師古曰行

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爲証此解
置郵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
傳也郭璞注云傳宣語也爾雅駟遠傳也注云皆傳
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譯也三者皆取傳遞之義故
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也驛置騎也
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釋
言郵過也按經過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
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爲傳遞之稱以其車
馬傳遞謂之置郵謂之驛其傳遞行書之舍亦卽謂
之置郵謂之驛自竟上行書之舍而傳亦卽傳遞所
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卽傳命之名經文傳命二
字已足申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
置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遞故以
而字問之周禮春官典命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
書是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
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
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子太行不爲險矣
故曰德之速疾乎目郵傳命此爲孟子引孔子言之
証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注倒懸喻

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

言今行之易也

疏

民之悅之○正義曰文選論盛孝

馬沂督誅注作民悅之按李善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以意增損或據以爲別本非也陸機豪士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以事爲才按趙氏自是事機文士亦不足爲孟子解矣

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

以呂望觀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

也

疏呂望觀文王而陳王圖○正義曰觀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

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討居多漢

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

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注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

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

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

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

不敢欲行也

疏

注加猶居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雖愚者不加體焉高誘注云加

猶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朕朕不居高誘注云加

止也加居並有止義故轉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

居也家通嘉桓公公羊左傳家父漢書古今人表作

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

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假借也。注行其至君

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

盛德篇云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賈誼
新書道德篇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
行其道德解之毛詩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
用也趙氏斷雖由此三字爲句以此字指卿相之位
故云用此臣位輔君行之行卽行道也云不異於古
霸王之君是解異爲同異之異公孫丑倒言之注順
解之也近解不異謂雖從此而成 孟子曰否我四十
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

不動心

注

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

動心有所畏也

疏

注禮四十強而仕。○正義曰四十

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
力強也呂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達則物弗能惑高
誘注云惑動也然則強卽不惑不惑卽不動故引以
釋不動心也惟智慮氣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
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爲畏難自恐也顧氏炎武曰
知錄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
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
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

也之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丑日若此夫仔

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

疏

注賁勇士也○

正義曰呂氏春秋用衆篇云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注云孟賁古之大勇士必己篇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高誘注云船人不知孟賁爲勇士故也史記范雎列傳集解引許慎曰孟賁衛人史記袁盎傳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注引尸子云人問孟賁生乎勇乎曰勇賁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夫子過孟賁非借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強之人心有捍護易於不動故勇者多桀傲自逞遺落一切此正與養勇養氣相接入○注孟子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揚子曰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
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

注

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

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

注

丑問不動心

之道云何曰有

注

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

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

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注

北宮姓黝名也

人刺其飢膚不爲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

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

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已

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

疏

注北宮至中矣。○正義曰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离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尙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亦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翟氏灝考異云韓非子顯學篇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賊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雕爲北宮黝字歟抑子襄之出於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索驗矣春秋繁露度制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肌膚也膚幕堅櫜也故以肌膚音義云撓丁奴効切五經文字云枉撓之撓女絞反俗從手者撓擾之撓火刀反阮氏元按勘記云闕監毛三木撓

作撓按音義出撓字作撓非也易大過棟撓釋文云
曲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師徒撓敗注云撓曲也曲
猶屈也卻同却廣雅釋言云卻退也史記魯仲連鄒
陽傳云勇士不却死而滅名索隱云却死猶避死也
廣雅釋詁云逃避也畏其刺則必退却逃避黜不畏
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屈不因目被刺而避也撓卻
逃避互明文選注引聲類云豪長毛也故以毛釋豪
挫之訓爲摧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其變振拉摧拔是
挫亦拔也說文手部云撓鄉飲酒罰不敬撓其背遽
古文撓周書遽以記之捶同箠司馬遷報任安書云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吾邛壽王傳云民以
覆鉏捶挺相撓擊捶本馬杖之名用以撓擊故撓亦
謂之捶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若撓之於市朝卽書
所言若撓於市古者朝無撓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
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
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撓
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
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
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

位故曰市朝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於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撻之於朝者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為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趙氏佑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市之朝也若撻之於市朝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衢市多立堆撥設員役以備巡徼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注褐寬至褐者○正義曰詩七月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箋云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為賤者所服上言褐寬博下言褐夫則褐寬博即是衣褐之匹夫故云獨夫被褐者褐寬博蓋當時有此稱也老子云聖人被褐懷玉○注嚴尊至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審應篇高誘注云嚴尊也禮記學記

云嚴師爲難注云嚴尊敬也廣雅釋詁云尊敬也尊嚴敬三字義同嚴字連諸侯謂可尊敬之諸侯黜心目中蔑視之無有可尊敬之諸侯故云無尊嚴諸侯可敬者也先以尊釋嚴又申言可敬謂無尊嚴卽無可敬也惡聲猶惡言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集解引王肅云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惡猶過也指斥過惡之言也至猶來也惡聲至卽惡言來矣漢書外戚傳云爲致梓注云致謂累也又酷吏傳云致令辟爲郭注云致謂積累之也致至也積累加也是至亦有加義故云加已國語晉語云反使者注云反報也必反之是必報之也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故以育釋養禮記中庸萬物育焉注云育生也長也養育勇氣卽是生長勇氣養勇卽是養氣但孟子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爲善養黜等之氣不以直養則不善也善在直其養所以不同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日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注孟姓

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疏**而後

會。○正義曰。詩大明篇會朝清明箋云。會合也。合兵以清明。詩又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此云慮勝而後會。謂合兵也。○注孟姓至曰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日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勾。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詞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翟氏顯考異云。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書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叔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忌。孟施舍不嫌其自稱舍也。○注舍豈至而已矣。正義曰。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閻毛監三本。

有之經言能無懼趙氏言要不恐懼者要約也以下言孟施舍守約豫言之也孟施舍似會

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注孟子以爲會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

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會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會子

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疏注孟子至要也

○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會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陸賈新語云會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是會子長於孝也孝經云孝德之本也論衡書說篇云實行爲德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百行之本卽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爲百行之首是也說苑言子夏讀易尚書大傳言子夏讀書韓詩外傳言子夏讀詩新序稱其論五帝師

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衆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衆不如孝之大也北宮黝事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衆孟施舍不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曾子得道之大約之訓爲要於衆道之中得其大者是得其要也下言大勇是知得其要爲得其大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慄懼也詩云慄慄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古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

入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會

子守義之爲約也

疏

注子襄至約也。正義曰子襄

未知所本禮記投壺篇奇則直諸純釋文云縮直也

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爲義猶縮之爲直蓋縮之

訓爲從從故直從亦順也順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既

以義訓縮又申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卽直也引詩者

秦風黃鳥篇傳云惴惴懼懼也是惴卽懼也易傳言驚

遠而懼適是驚懼義同禍夫易於驚懼之不惴是不

驚懼之也謂不以氣障之使之惴惴也王若虛孟子

辨惑云不字爲衍不然則誤爾閻氏若璩釋地三續

云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此

以惴爲自己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

不語詞不惴惴也言雖被禍之夫吾懼之趙氏前引

禮記以不動心爲強強猶勇也黜以必勝爲強不如

施舍以不懼爲強然施舍之不懼但以氣自守不問

其義不義也會子之強則以義自守是爲義之強也

推黜之勇生于必勝設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之勇

生於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較黜爲得其要

然施舍一以不懼爲勇而不論義不義曾子之勇則有懼有不懼一以義不義爲斷此不獨北宮黝之勇不如卽孟施舍之守氣亦不如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注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

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注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

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

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疏告子至不可正

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句同不得於君親爲
生意於君親則此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亦指人之言
人之心謂人以惡言加已而已受之人以惡心待已
而已受之也成公三年公羊傳注云得曰取淮南子
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也然則求得取三字可同
義蓋人有惡心而詐善其辭氣以欺我我之心不爲
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惑於其詐故可也若人本有
善心而言語之間不免暴戾如嚮拳之諫先軫之唾
是矣我則但怒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
則告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皆人之心而告子
之不動心第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告
子惟恐求心卽動心故自言勿求於心焉能不動
哉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喀然若喪佛氏之離心意識
參儒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爲主未
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
能不動學人用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霸
不櫻於心直是得失不警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
孟子自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卿相王霸有

何恐懼孟子生平何許學問而慮其恐懼在公孫弟
子並無此意此不動心祇是老子所云寵辱不驚孟
子所云大行不加孟子自言將降大任必動心忍性
豈有大任是身而尚可侈言無懼肆然稱不動心者
又云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不動
此卽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
其心使心得慊然而氣不餒此卽孟子所云持志告
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
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會子自
反祇求心北宮黜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
不求心并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出言行得
失卽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得於言則
當求心何則言之陂淫邪道皆由心之蔽陷離窮所
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
己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貴乎知
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如行不得
於心則仍當求心何則志與氣本不相持而轉相爲
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不餒則不
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會子與孟子求心
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於心惟恐心動

當急求之氣以強制其心此黜舍之所養勇也求於氣也而告子則又但力制其心而并不求氣是既不
能反又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概
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
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與相不驚霸王不怪有先於
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心而勿求氣則合當
如是故曰可也生平既不能自反直養無害而一有
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爲心之制此黜舍之學
豈可爲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強之制不得之心自
反而揣行不慊於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所急急求氣
之理若心不得於言則言爲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
在心上求於此不急求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
與不得於心而不求氣則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

充也

注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

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

疏

夫志至充也。○正義曰毛詩序云在心爲

志儀禮聘禮記注云志猶念也大射儀注云志意所擬度也故趙氏以心所念慮爲志又云度其可否禮

記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論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論衡無形篇云形氣性天也生之舍生之充生之制生卽性也性情神志皆不離乎氣以其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爲志以帥乎氣萬物皆有喜憎利害而不能別同異明是非則第爲物之性而非人之性僅爲氣而已故喜憎利害視聽屈伸皆氣也骨肉則形體也趙氏言氣專指喜怒以上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作以怒言故於此言之耳人有志而物無志故人物皆有是性皆有是氣而人能以志帥則能度其可否而性乃所以善也阮氏元按勘記云音義出之帥云本亦作師按據干祿字書唐人帥字多作師

乃俗字也既又譌師 夫志至焉氣次焉

注志爲至

要之本氣爲其次

疏

注志爲至次。正義曰趙氏以至爲至極次爲說文不前之義

謂次于志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此次字如毛詩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若然，則至爲來至之至，志之所至，氣卽隨之。而故曰持其志無止，正與趙氏下注志嚮氣隨之意合。

暴其氣注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

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疏注暴亂至人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高誘

注云：暴虐亂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持守也。持其志卽曾子之守義，異乎孟施舍之守氣矣。直卽正也。自反而縮，故爲正。持其志可喜則喜，可怒則怒，卽義也。卽不妄以喜怒加人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心爲氣之主，氣爲心之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之所至，氣卽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力求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虐戾而使之充周已耳。是不求於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

可。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注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壹則動

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注

孟子言

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

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

動也

說

志壹至其心。正義曰趙氏讀壹爲噎說文

喉曰壹史記賈誼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壹虞翻以否之閉塞解網溫趙岐亦以閉塞釋志壹氣壹其轉語爲抑鬱淮南子精神訓云形勞而不休則蹶高誘注云蹶顛也荀子富國篇注云蹶顛倒也國語越語云蹶而趨之注云蹶走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人之行不蹶於山則蹶出於行廣雅釋詁云趨行也經云蹶者趨者趙氏以行而蹶者解之則蹶者趨猶云蹶而趨矣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云相動按說文壹部云壹專壹也文公三年左傳云與人之壹也注云壹無貳心

持其志使專壹而不貳是爲志壹守其氣使專壹而
不貳是爲氣壹動之氣在必勝舍之氣在無懼是氣
壹也會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是志壹也毛氏
奇齡逸講箋云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亦不容不
一者不一則二三安所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解
惟志一能動氣故志帥而氣卽止也若氣一動志則
帥轉爲卒所動反常之道故須善養使不一耳按毛
氏此說陳組綬近聖居然犀解已言之云志至之志
是至到之至氣次之次是次舍之次至如行次如止
曰氣之帥體之充是帥其氣以充體者志也曰至曰
次言至其處卽次其處丑問志氣既不離持志卽
是養氣何必又無暴其氣志木不動不壹則渙散無
其帥氣本周流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壹而氣
不可壹氣可動而志不可動如無心而蹶是所壹之
氣也而反動其心非氣壹動志之明驗歟此告子勿
求氣可也但旣不得於心則全不知持志之道耳按
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述告子
之言以明告子之不動心有不可也志至氣次
所以申言不可之故志帥氣以充體志至而氣卽
隨之而止此勿求氣所以可而勿求心所以不可也

求於心卽持其志也毋暴其氣似是又當求氣故丑
又問之趙氏言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是也故孟子發
明之仍申明勿求於氣之可也不得於心有所逆于
心也斯時能持其志則度其可否而知其直不直義
不義義則伸吾氣以往矣不義則屈吾氣以退矣此
持志以帥氣之道也志壹則動氣也若不能持志不
度其可否不問其直不直義不義而專以伸吾氣爲
主是氣壹也此孟施舍守氣之道也是不持志而暴
其氣也彼不論直義而徒暴其氣固以此爲不動心
而不知氣壹心轉不能不動故云氣壹則動志也因
舉一行而顛蹶者以例之行而顛蹶是不持志而暴
其氣也當其蹶也心且因之動矣則可知徒任氣者
不能不動其心此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
可也然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雖不暴其氣而
亦不持其志則是屏心與氣於空虛寂滅雖直與義
所在而亦却而不前視會子自反而持守其志者殊
矣雖不求氣而不可不善養氣求氣以爲養氣是黜
之養勇舍之守氣不如告子之勿求於氣也不求氣
而求心以爲養氣是會子之自反孟子之持志乃爲
善養氣也施舍有氣無志告子無志無氣會子孟子

以志帥氣則有志有氣施舍養氣而不善者也告子不善養氣者也以氣養氣則不善養以心志養氣乃為善養所養者氣所以善養者心心之所以善養者在直與義此孟子所以為善養浩然之氣也此上但言告子之不動心未明孟子之不動心故下文丑又問孟子何以長於告子也

乎長

注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

注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

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疏

注我能至氣也。正義曰

淮南子墜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為大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傅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

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叙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

敢問何

謂浩然之氣注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注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

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疏此言

此至

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正直之氣者惟正直故剛大下言養之以義解以直養三字直卽義也緣以直養之故爲正直之氣爲正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非也淮南子原道訓

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又云約而能張幽而能明甚淖而濶甚纖而微高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趙氏云貫洞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而未著虛而未彰故難於言也說文干部云干犯也國語周語云水火之所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既以滿釋塞又云滋蔓者隱公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其纖微靜漠難於言之及其養以直而無干害以邪則蔓延由微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教無窮渴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以直養者集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者不助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

是餒也

注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

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隔六合卷之不足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

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

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

疏

注重說至餓也。正義曰易豐

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妃桓公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耦通作偶周禮掌次射則張耦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故以偶釋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德說云義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理釋義而為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按勘記云漢人皆以陰陽五行為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趙氏用此語按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有形生於無形故云無形生有形也疏本作生於無形非是淮南子原道訓云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又云符之幘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趙氏本此以上言無形故改云羣生落與絡古字通絡為纏繞亦裹之義也道既為陰陽陰陽是氣故云道氣陰陽分之為五行五行各屬於五藏白虎通性情篇云人本含五行六律之氣而生而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

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淮南
子精神訓云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
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
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
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
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
又云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
省嗜欲五藏定安充盈而不泄此趙氏所本也說文
食部云餒飢也餒同餒飢卽餓也不能以直養而邪
或干害之則氣以誘慕嗜欲而散五藏外越而不能
充滿故腸腹飢虛若人之不飲食而餒餓也毛氏奇
齡逸講箋云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
道義配氣總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充塞耳無是
者是無道義餒者是氣餒道義不能餒也李氏絨配
義與道解云心之裁制爲義因事而發卽羞惡之心
也身所踐履爲道順理而行卽率性之謂也未嘗集
義養氣之人自反不縮嘗有心知其事之是非而不
敢斷者氣不足以配義也亦有心能斷其是非而身
不敢行者氣不足以配道也吾性之義遇事而裁制
見焉循此裁制而行之乃謂之道義先而道後故曰

配義與道不曰配道與義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
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
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義者聚於心以待其氣
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以助之謂也蓋
氣氤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取之則
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
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注集

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

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疏

注集雜至有者○正義曰雜從集方言云雜集

也古雜集二字皆訓合與義雜生即與義合生也與
義合生是即配義與道而生也生即育也育即養也
氣因配義而生故爲善養與徒養勇守氣者異矣莊
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
襲淮南子汜論訓云秦穆與兵襲鄭高誘注云以兵
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
輕行疾至不襲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注

慊快也自省

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

疏注謙快也。○正

義曰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耳聽之必謙又知接篇云以謙寡人高誘注並云謙快也謙與慊同國策魏策齊桓公夜半不慊高誘注云慊快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也**注**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

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

疏注孟子至義也。○正義曰趙氏以密聲取蔽解襲字

而未詳義襲而取之意推其解集義而生爲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義而生則有此氣卽有此義故爲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義襲而取則義本在氣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然則義不關於內卽所行義有不附將於心無涉矣乃自省所行仁義不具備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快可見義在於內關係於心不與氣配氣則餒矣告子勿求於氣並不求於心是不知義在於內與氣俱生故造爲外義之說不知義故不知持志卽不知善養生故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告子固譏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

由其不知在內妄疑爲徒取於外取如色取仁而行
違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裘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
掩蓋之勞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
與非由外鑠我也皆反覆揭示講者以義襲而取之
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
取亦殊按以直養則氣合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
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即是暴其氣無所爲義
襲也義襲而取自指言義外者之說如此故直非斥
之一事合義卽是以直養一事不合義卽是事害之
集爲雜雜爲合合爲配一也生爲育育爲養一也義
爲直直爲縮一也取爲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
脉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
訓未明則襲之說遂窒六書
訓詁所闕於道義者深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

注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

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

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疏

注言行至福也○正義曰

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在其中解之是以福釋
事乃事無福訓也翟氏顛考異云通段凡十見福字
古文福但作冪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
必有冪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
義也者蓋以但字解正字趙氏於訓詁每以二字相
婁爲釋此常例也詩終風序箋云正猶止也莊子應
帝王篇云不正釋文云正本作止正之義通於止也
爲仁義卽上云行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
福之故始行仁義之事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
也十二字一氣正但連下此趙氏之義也淮南子精
神訓云非直夏后氏之璜也高誘注云直但也直正
義同正之爲但猶直之爲但也趙氏以必有事焉爲
必有福焉故而勿正是不可止爲此福也心勿忘是
心不忘其爲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隱公
元年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此云汲汲助
長其福謂心急欲其長而助之也按趙氏讀事爲福
其所本不可詳其讀正爲止而以心勿忘爲句則經
義可明蓋正之爲止卽是己止之止必有事焉而勿
止謂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止心勿忘
則不止也心何以勿忘時時以不得於言者求諸心

卽時時以不得於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慊於心則
 心勿忘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卽曾子之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往者氣也然自反而縮乃自反而縮
 不縮則不往是不徒恃氣而以心帥氣以心帥氣則
 能善養氣而不暴其氣若不求諸心而但求諸氣則
 無論縮不縮而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爲北宮黝孟施
 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持其志不致暴
 其氣凡氣之所往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與
 道配義與道則以直養而無害其氣緣集義而生乃
 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而不餒矣北宮黝孟施舍不
 求諸心但求諸氣者也故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孟子以爲可也不得於言勿求心卽是不得於氣勿
 求於心蓋告子以外其義者忘其心以忘其心者制
 其氣北宮黝孟施舍一味用氣告子一味不用氣而
 皆不求心皆不持志卽皆不能集義在黝舍則暴其
 氣在告子則餒其氣惟孟子之學在自反以求心持
 志以帥氣縮而合乎義道則氣不餒不縮而乖乎義
 道則氣不暴全以心勿忘爲要而已忘通妄卽易无
 妄之妄事卽通變之謂事之事正通止卽終止則亂
 之止通變則爲道爲義勿止則自彊不息勿妄則進

德修業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旨故深於易者莫如孟子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子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注揠挺

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

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稿乾枯也以喻人助情

邀福也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疏注

挺至死也。正義曰方言云揠擢拂戎拔也自關而

西或曰拔或曰擢自關而東江淮南楚之間或曰戎

東齊海岱之間曰揠郭璞注云今呼拔草心者爲揠

說文手部云挺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荔挺出高

誘注云挺生出也拔或連根拔起云挺拔則但拔之

使高出如荔之挺生不出其根也故云挺拔之欲

長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云罷之言罷勞也春秋

傳曰師還曰疲孔氏正義引莊公八年公羊傳云此

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
用公羊爲注也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
語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云罷病也今日病
謂今日勞苦疲憊也趙氏以茫茫爲罷倦之貌音義
云丁音忙則讀若茫茫方言云茫茫爲罷倦之急遽所以致
罷倦罷倦則急緩不急遽矣詩僕夫况瘁楚辭憂苦
篇作僕夫慌悴廣雅釋言云慌夢也釋詁云忽慌忘
也文選歎逝賦何視天之茫茫注云茫茫猶夢夢也
爾雅釋訓云夢夢訕訕亂也僂僂昏也孫炎注云夢
夢昏昏昏亂也釋文引顧野王云夢夢訕訕煩滿亂
也楚辭九章云中悶瞽矜惛惛賈誼新書先醒篇云
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惛惛然猶醉也云煩懣云悶
瞽云如醉皆倦罷之狀趙氏蓋讀茫茫爲夢夢慌之
訓爲夢與茫茫爲夢夢同慌悴謂慌忽憔悴慌忽者
疲其神憔悴者疲其形此茫茫所以爲倦罷之貌也
詩桃夭宜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箋云猶室家也
趙氏以其人爲家人蓋卽謂一家之人也若國語齊
語云罷女無家注云夫稱家是婦以夫爲家楚辭離
騷云泥又貪夫厥家注云婦謂之家是夫亦以妻爲
家周禮小司徒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故周易家

人卦統言男女父子夫婦兄弟而詩箋以家人猶室家亦男女夫婦統稱此宋人爲男子其撥苗而歸不必專告一人則其人之爲家人概指一家而言耳其子亦家人中之一人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走釋趨說文木部云棗木枯也周禮小行人注云故書槁爲棗國語魯語云猎魚鼈以爲夏稿注云稿乾也是乾枯槁義同閩監毛三本作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者與也義同俱連下之詞列子黃帝篇邀於郊釋文云邀抄也遮也情非中節而發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喜怒之情以要求阿護之福勢敗援緩身名俱喪是反使有害也趙氏義如此

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

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注

天下人行善皆欲速

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

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

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

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

疏

注天

者矣。○正義曰：邀福，閩監毛三本作遲福。阮氏元按
勸記云：遲是也。讀如遲容之遲。常恐其行義考文古
本作常恐其作義。又閩監毛三本注末多亦若此。揠
苗者矣。七字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艱奧
而趙氏注順通其意亦極詳了不似毛鄭簡嚴待於
申發故但疏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
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涵泳之亦可會
悟而得其真固無取乎強經以從注也。此注既讀必
有事爲必有福故皆以邀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
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爲上。謂不求福也。出卽猶
也。毛詩：甫田或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禮記：曲禮云
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
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既以義爲外則必
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

義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卽是內治善內
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
惟恐其行義以碍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
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
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澹淮南子
所謂恬愉豈尙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急求其福
擬告子者誣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卽是助長長卽
生也亦卽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如孟
子之善養氣告子勿求氣則不守氣亦並不似孟施
舍之養勇告子本不欲氣之生長又何用助長且告
子之學雖偏而其勿求心勿求氣自造爲義外之說
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卽指告子則孟子明
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長之人
豈天下皆爲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揠苗
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爲告子之惟恐行義
於孟子經文殊難脗合矣試卽經文涵詠之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忘其爲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
此告子外義不善養浩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旣辨明
義非外襲必事內集故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必有事

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心勿忘矣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動心已畢以下勿助長則推黜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爲告子之必無事而餒亦不可爲黜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長也長卽養也亦卽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爲善養卽爲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爲養勇則氣由氣生爲不善養卽不善長而爲助長助養天下能自反持志直養集義者能有幾人大抵多暴其氣以生長其氣故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是不有事而止而不求氣者也此不芸苗者也是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其氣而可者也故無害也助之長者氣本不能從義直而生而助之生此揠苗者是黜舍之守氣以暴其氣者也暴其氣則不能自反不能持志不能集義凡無義無道雖不慊於心而一以其氣行之以直長養之而無害者以不直長養而有害必矣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此害字卽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以直養則氣自生長於義而無容助之然則助長者不能以直養之謂也治田者培其苗之根除其非種苗自生于根矣無以揠爲也總之以持志自反爲要則心勿

忘三字爲善養浩然之學忘其心爲黜舍之暴氣非也爲告子之勿求氣亦非也勿求氣雖無害而實無益害然勿求氣卽不復求心以生氣雖無害而實無益譬如不揠苗亦不耘苗苗之槁雖不自我害之而苗亦莫能長矣安用此枯槁寂寞之學爲哉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卽無時無地之非動聖人之言敬也道國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執事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敬鬼神祭思敬蓋悉數之不能終其物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居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間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已無絲毫之不敬而千萬動中或有一靜千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修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孟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

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
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
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
敬故謂之內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
論義卽孟子之論敬也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
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斥
之曰難孟子之不動心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
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
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何謂知言
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哉

丑問知言之意謂何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注

孟子曰人有險

諛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
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
驩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

有邪辟不正之事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
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
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

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

疏

注人有至猛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諛諛也見集韻類篇諛玉篇音虛儉息廉二切說
文引立政勿以諛人徐鍇傳云諛猶險也今本諛作
儉馬融注云儉利佞人也說文儉儉諛也儉利於上
佞人也慙疾利口也引盤庚相時慙民今本慙作儉
馬融注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韓非子詭使篇云
損仁逐利謂之疾險並字異而義同文選顏延之和
謝監靈運詩注引倉頡篇云諛佞諛也孟子公孫丑
篇諛辭知其所蔽趙岐注云險諛之言荀子成相篇
云諛人罔極險諛顛倒詩序云內有進賢之志而無
險諛私謁之心並字異而義同賓孟言雄雞自斷其
尾之事見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廣雅釋詁云蔽障也
景王太子壽卒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賓起因

雄雞斷尾以說王國語周語賓起云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也注云人犧謂雞也謂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己自爲犧當何害乎雞惡爲人所用自斷其尾可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人自作犧則能治人此譽子朝欲王立之不必毀子猛子朝立猛自廢矣故云蔽也賓起爲子朝傅謀立子朝以廢子猛是爲諛說○注有淫美至之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浸猶漸也由漸而入隨其脉理則不違逆故云淫美毛詩雨無正巧言如流箋云巧猶善也善卽美也淫美猶云淫巧詩小雅僭始旣涵箋云僭不信也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見莊公二十八年左傳驪姬本欲廢申生而先言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是巧言不信欲殺之先與之也惟其與之使居曲沃而乃由是得罪是陷害之也周禮雍氏注云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隄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禽獸不知有坑阱人巧設以害之驪姬欲害申生故先爲此巧美之言使之墜

入如禽獸之陷於阱故爲陷害也。○注有邪至孫也。
○正義曰邪辟也邪則不正故云邪辟不正豎牛勸
仲任賜環之事見昭公四年左傳豎牛者叔孫穆子
在庚宗所私婦生也仲壬穆子在齊娶國姜所生也
壬與公御萊書私遊于公宮昭公與仲壬玉環王使
牛入告穆子牛人不告而詐傳穆子命使壬佩之乃
讓於叔孫曰不見而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
逐仲壬仲壬被逐是父子相離也。○注有隱至夫也
○正義曰淮南子繆稱訓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
誘注云遁隱也故遁辭爲隱遁之辭秦客廋辭於朝
事見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廋隱也謂以隱伏詭譎之
言聞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試也乃與爲隱耳是也
大夫莫之能對故云欲以窮晉諸大夫也。○注若此
至趨也。○正義曰知其所趨謂知其趨向所在也按
賓孟驪姬豎牛同一譏詐無以分其爲誠淫邪且當
時晉獻公周景王雖惑之而史蘇劉盆輩皆能知之
不必孟子大賢也至秦客廋辭卽所謂隱漢藝文志
有隱書八十篇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
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呂氏春秋重言篇言荆
莊王好隱韓非子難篇言人有設桓公隱者古人托

言諷諫與詩人比與正同無所爲窮知之尤無足爲
難故晉大夫莫能對范文子且知其三也豈遂爲孟
子之知言乎鴟冠子能天篇云諛辭者革物者也聖
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
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
知其所極陸佃注云諛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
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兼愛
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詐猶邪也飾又從而爲之
辭極猶窮也鴟冠之說與孟子小異以諛辭聖人知
其所離蓋此諛辭卽孟子所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
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諛辨論也古文以爲頗
字頗廣雅訓邪說文訓偏書洪範云頗僻卽邪僻故
鴟冠以諛卽邪又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此頗與偏並
舉頗卽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從皮之字
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則辨論此諛
之正義也聖人變通神化不執於一孔子稱六言六
蔽雖仁知信直勇剛不學以通之則有所蔽而爲愚
蕩賊絞亂狂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
闇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墨子蔽於
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

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卽詼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爲浸淫隨理鶻冠以爲因陸佃證以墨子之兼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違離道本五經乖析道則獨任清虛兼奔仁義陰陽則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薄厚名則鈎鉞析亂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諛而棄其信雜則漫羨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諱上下之序蓋水循理隙而入浸漸其中不能復出荀子共下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僻之辭則顯然悖謬於倫理道義鶻冠所謂革是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弑君有再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弑至至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

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蓋邪說直造爲悖道之言其甘於爲此說者則心久離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邪辭由於有所離也沮之言止請之言乞止之使去乞之使來若明白直質言之未能售也故曲言之亦隱言之鴟冠合邪辭于詖辭而分遁辭爲詐辭陸佃以詐爲邪非也何則所憎者欲其止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詖詐行之在本意則隱而不明是爲遁在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爲詐遁卽詐也離謂離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恃此詭詐隱蔽以爲鉤致此遁辭所以由於窮也戰國時張儀蘇代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通於大道明於六經貫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之孟子聞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經之學深矣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注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

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

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

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妨而止之如

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也疏按此與滕文公下篇好

辯章互相發彼云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

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

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又云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誠淫邪三者楊墨兼有之蓋

楊偏執於爲我墨偏執於兼愛是誠也楊之爲我有

合於曾子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

而不入各浸淫失其本則淫也至於無父無君則邪

也特不似儀秦之詐飾耳此生於其心四句承上蔽

陷離窮皆心也誠淫邪遁生於心之蔽陷離窮是生

於其心也此誠淫邪遁之言造之自下大有碍乎聖

人治天下之法故害於政也若將此誠淫邪遁之言見之於政則天下效之三綱由是淪百行由是壞故害於事也政謂法教也事謂事爲也吾言指以直養而無害以下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言告子義外之言不免誠邪聖人復起必從吾配宰義集義之言也注以政爲仁政故指人君言之

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

命教則不能如二子疏注言辭教命。正義曰禮記

言也上言說辭則辭卽言也詩下武疏然則夫子既聖

矣乎注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

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疏注丑見

不能也爲孟子自言其不能此然則乃丑問之言然

必從吾言矣已結上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注

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

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

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

疏

注惡者至辭也

○正義曰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此文惡作烏云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穎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音義惡音烏非作烏也韓詩外傳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烏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惡不然之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字不然之詞下

惡字訓爲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何言也韓子難
篇云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啞與惡同按啞惡二音
今皆有之實一聲之轉意不然而驚詫之則云啞意
不然而直拒之則云惡○注言往者孔子子貢相答
如此○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貢問孔子曰
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
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翟氏灝考異
云論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
子貢言之日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於
論語者入學不厭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
此實別一時語學不厭論衡引作廢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體者四

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
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
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

疏

昔者至而微。正義曰：近通解以爲丑問之言是也。注體者四枝股肱也。正義曰：文選注引劉

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腳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與趙氏此注同。毛詩相

鼠人而無體，傳云：體支體也。禮記喪大記注云：體手足也。周書武順篇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

曰：四枝肱屬手，股屬足，故云四枝。敢問所安。

注丑問股肱枝與支通。說文作股，亦作肢。

孟子所安比也。**疏**注所安比也。正義曰：趙氏讀安爲案，周禮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

徵比注云：比案比也。按安猶處也。處曰姑舍是。**注**姑

猶居也。謂夫子於諸賢欲何居也。曰姑舍是。

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疏**注姑且至比也。○正義曰：毛詩

卷耳傳云：姑且也。呂氏春秋貴生曰：伯夷伊尹何如。

上農等篇高誘注並云：舍置也。

注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願比。

伯夷否。○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盧文招抱

經堂文集云：依趙氏注經文，但云伯夷何如，無伊尹

二字按此說極確趙注本愾然曰不同道注言伯夷

丑問伯夷一人孟子乃及伊尹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注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

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

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注伊尹日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

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注要欲至己矣○正義曰

五經通義云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羣生此所謂爲天理物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注止處也久

留也速疾去也注止處至去也○正義曰說文几部云處止也重文作處是止卽處

也莊公八年公羊傳云何言乎嗣兵爲久也注云爲久稽留之解說文是部云速疾也久屬仕言故云留
運屬止言
故云去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

注

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

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

爲宜也

疏

注乃言至宜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幾

自幾也高誘注云幾庶幾也然則庶幾卽幾也我心之所庶幾言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爲宜卽集義矣義之所在卽仕卽久是進也義之所不在卽止卽速是退也禮記學記云常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速皆視其可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注

班齊等

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

班然而等乎

疏

注班齊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旣夕注云班次

也文選東京賦云次和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
服問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齊等
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比等齊同義
轉注故趙氏以齊等解班又以相比解之說文女部
云嫌疑也謂丑
疑三人相等也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

孔子齊德也曰然則有同與

注

丑曰然則此三人有

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
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

同**注**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

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

矣

疏

行一至爲也。正義曰荀子王霸篇云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

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爲則曰敢問其所以異注丑問孔子與二人異不揣也

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注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

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

之道孔子也

疏注汗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窟也穴部云窟汗裒下也音義

云丁音蛙不平貌趙氏讀汗爲窪也按汗本作洿孟子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綏嘯賦云大而不洿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汗論以汗屬上讀則智足以知聖人汗亦是智足以知聖人之大也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注

子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
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
處賢之遠矣疏注如使當堯舜之世○正義曰阮氏
制度問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
文古本世作處無觀其制度四字按無者是

子貢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

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
五聲昭德音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
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

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疏也。子貢至子

也。正義

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李文貞讀孟子劉記云夫子所以超於羣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隨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叙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摠意託王義以流藻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補音叙云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也。注從孔至道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云而莫知其所以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是部皆云遠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子無可無

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又比孔子之德於百世前之聖王皆莫能越孔子之範圍上推卽推而放諸東海而準之推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注

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

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

言太過故貶謂之汗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

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疏

注垤蟻至

聚也○正義曰詩鹵風鶴鳴于垤毛傳云垤蟻冢也

方言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

也蟻同蟻禮記樂記云封比干之冢注云積土爲封

廣雅釋邱云封冢也是蟻封卽蟻冢也法言問神篇

云太山之於蟻垤詩召南于彼行潦大雅洞酌彼行

潦毛傳皆云行潦流潦也孔氏正義云行者道也說

文水部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云潦流也此云道旁流

潦以道釋行以流釋潦也萃聚也周易彖傳文阮氏

元按勘記云泰山之於邱垤咸淳衢州本泰作太○

注有若至尹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人篇云人同

類而智殊高誘注云殊異也文選薦禰衡表云英才

卓犖注云卓犖絕異也萬類統人物而言麒麟與衆

獸異鳳凰與衆鳥異泰山河海與邱垤行潦異聖人

與凡民異是萬類各有殊異也聖人在人類之中本

是卓然絕異於凡俗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也而孔

子在卓絕之中尤爲盛美此所以異于伯夷伊尹也
蓋以黜舍告子之不知求心不知集義必要之於會
子之自反自反而縮則得百里之地而君皆能朝諸
侯有天下自反不縮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皆不爲是伯夷伊尹與孔子皆自反而配道義矣乃
伯夷之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尙專於清伊尹之
何仕非君何使非民尙專於任任之不已則流於黜
舍清之不已則流於告子故雖能集義又必量時合
宜而要之於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之道大
中而上下應之此志帥氣之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
剛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可仕可
止可久可速之學也至於通變化而集義之功極
於精義求心之要妙於先心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文王周公相傳之教孔子備之而孟子傳之惟得乎
此而談淫邪遁之言乃不致以似是而非者惑亂而
味所從也○注夫聖至揚也○正義曰趙氏佑溫故
錄云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
大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宰我子貢善爲說辭
一節昔者竊聞之一節皆爲孟子自言莫不善於有
若曰節注此三人皆孔子弟子云云直說成阿其所

好全相觸背此漢注之所
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
人量時賢人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
子也

孟子正義卷六終

孫授易詩校字